

護法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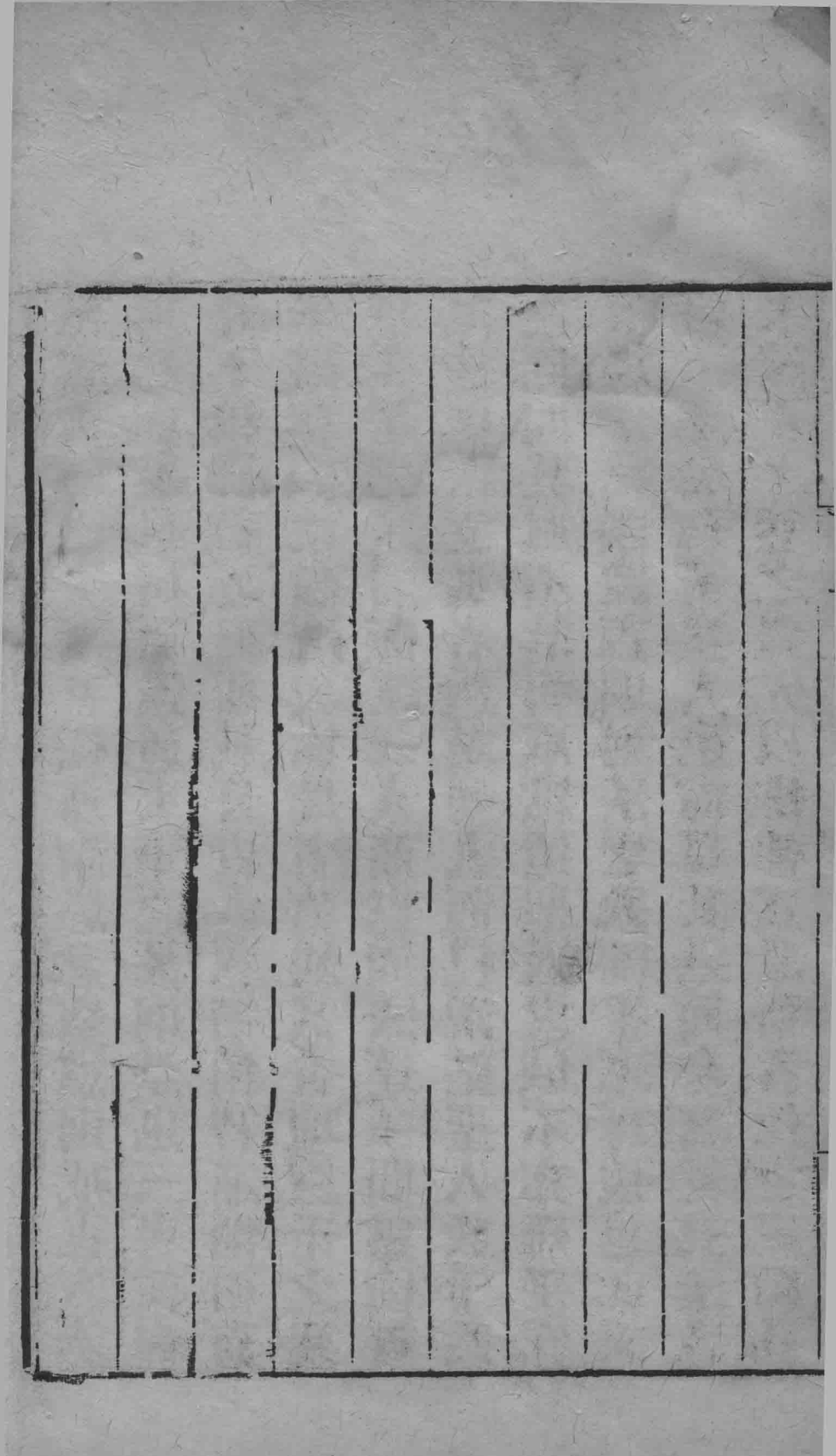
護法論元序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蓋道者先天地生亘古今而常存聖人得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國家豈不大哉故聖人或生於中國或生於西方或生於東夷西夷生雖殊方其得道之真若合符契未始殊也佛者生於西方得道之真以治身以寂滅爲樂者也自得於妙有真空圓明廣大不可思議孔子以謂佛爲西方聖人孔子聖人也爲萬世之師豈虛語哉其尊敬如此學者學孔子者也孔子之言不信反生謗斥與斥孔子何異此皆非吾徒也無盡居

士深造大道之淵源洞鑒儒釋之不二痛夫俗學之
蔽蒙不悟自己之真性在日用之間顛倒妄想不得
其門而入深懷憤嫉搖唇鼓舌專以斥佛爲能自比
孟子拒楊墨之功俾後世稱之以爲聖人之徒聾瞽
學者豈不欺心乎欺心乃欺天也則護法之論豈得
已哉觀其議論勁正取與嚴明引證誠實鋪陳詳備
明如皎日信如四時非習中超脫該貫至道之要妙
何以臻此故能釋天下之疑息天下之謗實後學之
標準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
與佛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無以異矣佛以戒定

慧爲大道之大要吾儒所謂懲忿窒慾則戒也寂然
不動則定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慧也三者儒釋
豈不相同蓋方冊所載皆古人之糟粕若誦糟粕而
不識聖人之旨要與面墻者何異哉杏壇三千之衆
得夫子之道者顏子一人而已尙未達一間靈山百
萬徒衆悟玄機者迦葉一人而已況望聖人數千載
之間聞其風讀其書咸欲造聖人之域不亦難乎宜
其邪說橫議興焉則護法之論確乎不可拔也

乾道辛卯六月望日無礙居士南澗鄭興德與撰



護法論

宋丞相無盡居士張商英述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以仁義忠信爲道耶。則孔子固有仁義忠信矣。以長生久視爲道耶。則曰夕死可矣。是果求聞何道哉。豈非大覺慈尊。識心見性。無上菩提之道也。不然。則列子何以謂孔子曰。正聞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列子學孔子者也。而遽述此說。信不誣矣。孔子。聖人也。尙尊其道。而今之學孔子者。未讀百十卷之書。先以排佛爲急務者。何也。豈獨孔

子尊其道哉。至於上下神祇無不宗奉。矧茲凡夫。輒
恣毀斥。自昧已靈。可不哀歟。韓愈曰。夫爲史者。不有
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蓋爲史者。
採摭人之實迹。尙有刑禍。況無故輕薄以毀大聖人
哉。且茲人也。無量劫來。沉淪諸趣。乘少善力。而得此
身。壽夭特未定也。縱及耳順從心之年。亦暫寄人間
耳。以善根微劣。不能親炙。究竟其道。須臾老之將至。
爲虛生浪死之人。自可悲痛。何暇更縱無明業識。造
端倡始。誘引後世。闢提之黨。背覺合塵。同入惡道。罪
萃厥身。可不慎哉。且佛何求於世。但以慈悲廣大願。

力深重。哀見一切衆生往來六道。受種種苦。無有已時。故從兜率天宮示現淨飯國王之家。爲第一太子。道德文武端嚴殊特。於聖人中而所未有。於弱冠之年。棄金輪寶位。出家修道。成等正覺。爲天人師。隨機演說三乘五教。末後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爲教外別傳。更相傳授。接上根輩。故我本朝太宗皇帝之序金剛般若也。則曰。歎不修之業溥。傷強執之愚迷。非下士之所知。豈淺識之能究。大哉聖人之言。深可信服。一從佛法東播之後。大藏教乘。無處不有。故余嘗謂欲排其教。則當盡讀其書。深求其

理。撫其不合。吾儒者與學佛之見。折疑辨惑。而後排之可也。今不通其理。而妄排之。則是斥鷃笑鵬鵬朝菌。輕松柏耳。歐陽修曰。佛者善施無驗不實之事。蓋亦未之思耳。嘗原人之造妄者。豈其心哉。誠以賙急饑寒。苟免患難而已。佛者拾其至貴極富。爲道忘身。非饑寒之急。無患難可免。其施妄也。何所圖哉。若以造妄垂裕。其徒凡夫。尙知我躬不闕。遑恤我後。而佛豈不知耶。古今世人。有稍挾欺給者。必爲衆人所棄。況有識之賢者乎。若使佛有纖毫妄心。則安能俾其佛教綿亘千古。周帀十方。天龍神鬼。無不傾心。菩薩

羅漢更相弘化。試此論之。有詐妄心者。求信於衆。凡下愚。尚不可得。況能攝伏於具神通之聖人哉。經云。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又云。諸佛如來。無妄語者。信哉斯言。明如皎日。孟子曰。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余則曰。誦佛之言。行佛之行。是佛而已矣。何慊乎哉。佛祖修行。入道蹊徑。其捷如此。而人反以爲難。深可閔悼。撮其樞要。戒定慧而已。若能持戒。決定不落三塗。若能定力。決定功超六欲。若能定慧圓明。則達佛知見。入大乘位矣。何難之有哉。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其是之

謂乎。韓愈與大顛論議往復數千言。卒爲大顛一問曰。公自揣量學問知識。能如晉之佛圖澄乎。能如姚秦之羅什乎。能如蕭梁之寶誌乎。愈曰。吾於斯人則不如矣。大顛曰。公不如彼明矣。而彼之所從事者。子以爲非何也。愈不能加答。其天下之公言乎。佛豈妨人世務哉。金剛般若云。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維摩經偈云。經書呪禁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饒益諸羣生。法華經云。資生業等皆順正法。傳大士。龐道元豈無妻子哉。若也身處塵勞。心常清淨。則便能轉識爲智。猶如握土成金。一切煩惱皆是菩提。

一切世法無非佛法若能如是則爲在家菩薩了事
凡夫矣豈不偉哉歐陽修曰佛爲中國大患何言之
甚歟豈不爾思凡有害於人者奚不爲人所厭而天
誅哉安能深根固蒂於天下也桀紂爲中國天子害
跡一彰而天下後世其怨之況佛遠方上古之人也
但載空言傳於此土人天向化若偃風之草苟非大
善大慧大利益大因緣以感格人天之心者疇克爾
耶一切重罪皆可懺悔謗佛法罪不可懺悔誠哉是
言也謗佛法則是自昧其心耳其心自昧則猶破瓦
不復完灰不重木矣可懺悔哉佛言唯有流通佛法

是報佛恩。今之浮圖。雖千百中。無一能髣髴古人者。豈佛法之罪也。其人之罪。雖然如是。禮非玉帛。而不表樂。非鐘鼓。而不傳。非藉其徒以守其法。則佛法殆將泯絕無聞矣。續佛壽命。何賴焉。濫其形服者。誅之。自有鬼神矣。警之。自有果報矣。威之。自有刑憲矣。律之。自有規矩矣。吾輩何與焉。然則是言也。余至於此。卒存二說。蘇子瞻嘗謂余曰。釋氏之徒。諸佛教法所繫。不可以庶俗待之。或有事至庭下。則吾徒當以付囑。流通爲念。與之闊略可也。又曾逢原作郡時。釋氏有訟者。閱實其罪。必罰無赦。或有勉之者。則曰。佛法

委在國王大臣。若不罰一戒百。則惡者滋多。當今之
世。欲整齊之。捨我輩其誰乎。余考二公之言。則逢原
所得多矣。其有不善者。誠可惡也。豈不念皇恩度牒
不與征役者。人主之惠哉。豈不念古語有云。一子出
家。九族生天哉。豈不念辭親棄俗。當爲何事哉。豈不
念光陰易往。而道業難成哉。豈不念道眼未明。而四
恩難報哉。豈不念行業不修。而濫膺恭敬哉。豈不念
道非我修。而誰修哉。豈不念正法將墜。而魔法增熾
哉。蓋昔無著遇文殊時。已有凡聖同居。龍蛇混雜之
說。況今去聖逾遠。求其純一也。不亦難乎。然念大法

所寄。譬猶披沙揀金。裒石攻玉。縱於十斛之沙得粒金。一山之石得寸玉。尚可以爲世珍寶也。非特學佛之徒爲然。孔子之時。已分君子儒。小人儒矣。況茲後世。服儒服者。豈皆孔孟顏閔者哉。雖曰學者求爲君子。安能保其皆爲君子耶。歷觀自古巨盜姦臣。強叛猾逆。率多高才博學之士。豈先王聖教之罪歟。豈經史之不善歟。由此喻之。末法像教之僧。敗羣不律者。勢所未免也。韓愈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曾有也。自皇帝已下文武已上舉。皆不下百歲後。世事佛漸謹。年代尤促陋。哉愈之自

欺也。愈豈不聞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
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
人也。舜與文王皆聖人也。爲法於天下。後世安可夷
其人。廢其法乎。況佛以淨飯國王爲南瞻部洲之中
而非夷也。若以上古未嘗有而不可行。則蚩尤讐
生於上古。周公仲尼生於後世。豈可捨哀周之聖
而取上古之凶頑哉。而又上古野處穴居茹毛飲
而上棟下宇。鑽燧改火之法。起於後世者。皆不足
也。若謂上古壽考。而後世事佛。漸謹而年代尤長
。竊鈴掩耳之論也。愈豈不知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事乎。豈不知孔鯉顏淵冉伯牛之天乎。又書無逸曰。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彼時此方。未聞佛法之名。自漢明佛法至此之後。二祖大師。百單七歲。安國師百二十八歲。檀州和尚一百二十甲子。豈佛法之咎也。又曰。如彼言可憑。則臣家族合至灰滅。此亦自蔽之甚也。佛者。大慈大悲大喜大捨。自他無間。冤親等觀。如提婆達多。種種侵害於佛。而終憐之。受記作佛。而後世若求喜怒禍福。以爲靈。則是邀祭祀之小小鬼神矣。安得謂之大慈悲之父乎。世間度量之人。尙能遇物有容。犯